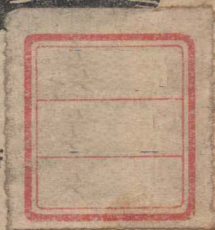


見聞雜記  
茅盾



行印店書



目 錄

一	蘭州雜碎	一
二	風雪華家嶺	二
三	白楊禮讚	一一
四	西京插曲	一三
五	市場	一八
六	「戰時景氣」的寵兒——寶鷄	二一
七	「拉拉車」	二四
八	秦嶺之夜	二七
九	某鎮	三〇
十	「天府之國」的意義	三二

十一	成都——「民族形式」的大都會·····	三五
十二	「霧重慶」拾零·····	三八
十三	最漂亮的生意·····	四三
十四	司機生活的片段·····	四五
十五	貴陽巡禮·····	五一
十六	海防風景·····	五四
十七	太平凡的故事·····	五九
十八	新疆風土雜憶·····	六七
十九	後記·····	八九

## 一 蘭州雜碎

南方人一到蘭州，這才覺得生活的味兒大不相同。

一九三九年的正月，蘭州還沒有遭過轟炸，唯一漂亮的旅館是中國旅行社辦的「蘭州招待所」。三星期之內，「招待所」的大廳內有過七八次的大宴會，備過五次的喜事，其中最熱鬧的一次喜事，還把「招待所」的空客房全部租下。新郎是一個空軍將士，據說是請准了三天假來辦這場喜事，假期一滿，就要出發，於是「招待所」的一間最大的客房，就權充作三天的洞房。

「招待所」是舊式房屋，可是有新式門窗，綠油的窗，紅油的柱子，真輝煌，有一口自流井，抽水筒成天 *ka-ta-ka-ta* 地叫着。

在上海受過訓練的南方籍茶房，給旅客端進了洗臉水和茶水來了；嘿，清的倒是洗臉的，渾的還是喝的麼？不錯！清的是井水，是苦水，別說喝，光是洗臉也叫你的皮膚澀巴巴地難受；不用肥皂還好，一用了肥皂，臉上的塵土就膩住了毛孔，越發弄不下。這是含有多量鹼質的苦水，雖清，却不中使。

渾的却是河水。那是甜水，一玻璃杯的水，回頭沉澱下來，倒有小半杯的泥漿，然

而這是「甜」水，這是花五毛錢一担從城外黃河裏挑來的。

不過苦水也還是水。甘肅省有許多地方，據說，連苦水也是寶貝，一個人獨用一盆洗臉水，那簡直是「駭人聽聞」的奢侈！吃完了麪條，伸出舌頭來舐乾那碗上的濃厚的漿汁算是懂得禮節？用水洗碗！這是從來沒有的。老百姓生平只洗兩次身：出世一次，去世一次。嗚呼，生在水鄉的人們那裏想得水竟是這樣寶貴？正如不自由的人，才知道自由之可貴。

然而在洪荒之世，甘肅省大部份恐怕還是一個內海呢！今之高原，昔為海底。單看蘭州附近一帶山壁的斷面，像夾肉麪包似的一層夾着一層的，隱約還見有貝殼的殘餘。但也許是古代河床的遺跡，因為黃河就在蘭州身邊過去。

正當臘月，黃河有半邊是凍結的，人，牲畜，車子，在覆蓋着一層薄雪的冰上走。但那一半邊，滔滔滾滾的急流，從不知何處的遠遠的上游，挾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冰塊，作雷鳴而去，日夜不休。冰塊都戴着雪帽，浩浩蕩蕩下來，經過黃河鐵橋時互相撞擊，也碰着橋礎，於是隆隆之中難以訕笑的尖音。這裏的河而不算仄，十丈寬是有的，站在鐵橋上遙望上游，冰塊擁擠而來，那上面的積雪反映日光，耀眩奪目，實在奇偉。但可惜，黃河鐵橋上是不許站立的，因為是「非常時期」，因為黃河鐵橋是有關國防的。

蘭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樣湍急，所以沒有魚。不過，在冬天蘭州人也可以吃到魚，那是青海浪水的產物。冰凍如石。三九年的正月，蘭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國說來，算是高的，這樣的「鯉魚」，較大者約三塊錢一尾。

三九年三月以前，蘭州雖常有警報，卻未被炸，蘭州城不大，城內防空洞不多，城垣下則所在有之。但入口奇窄而向下，俯瞰宛如鼠穴。警報來時，居民大都跑避城外；城外羣山環繞，但皆童山，人們坐山坡下，螞蟻似的一堆一堆，老遠就看見。舊曆除夕前一日，城外飛機場被炸，投彈百餘，但據說僅死一狗。這是蘭州的「處女炸」。越三日，是爲舊歷新年初二，日機又來「拜年」，這回在城內投彈了，可是空戰結果，被我方擊落七架（或云九架），這是「新年的禮物」，從此以後，老羞成怒的濫炸便開始了，幾乎每一條街，每一條巷，都中過炸彈。四〇年春季的一個旅客，在浮土寸許厚，軟如地氈的蘭州城內闊外走一趟，便往往看見有許多房子、大門還好好的，從門隙窺視，內部却是一片瓦礫。

但是，請你千萬不要誤會蘭州就此荒涼了。依着「中國人是有辦法」的規律，四〇年春季的蘭州比一年前更加「繁榮」，更加飄飄然，不說俏皮話，經過多次濫炸後的蘭州，確有了若干建設；物證就是有幾條爛馬路是放寬了，舖平了，路兩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，等候商人們去繁榮市面；而尤其令人感謝的，電燈也居然像「電」燈了。這是因爲一年中間整飭市容的責任，是放在一雙有計劃的切實的手裏，而這一雙手，閒時又常常翻閱新的書報——在幹，然而也在朝四而看，不是那一埋首只看見了自己的脚色。

但所謂「繁榮」，却也有牠的另一方面。比方說，三九年的春天，要買一塊肥皂，一條毛巾，或者其他美化裝品，當然不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」，可是貨色之缺乏，却也顯而易見。至於其他「洋貨」，凡是帶點奢侈性的，只有幾家「百貨店」方有存儲，而

且你要是嫌他們「貨色不齊全」時，店員就宣告道：「再也沒有了。這還是從前進來的貨呢，新貨不來了！」但是隔了一年工夫，景象完全不同，新開張的洋貨鋪子三三兩兩地在從前沒有此類店舖的馬路上出現了，新奇的美術字的招牌異常觸目，貨物的陳列式樣也宛然是「上海氣派」；陌生牌子的化妝品，人造絲襪，棉毛衫褲，吊襪帶；手帕，小鏡子，西裝領帶，應有儘有，非常充足。特別是玻璃杯，一年以前幾乎少見的，這時也每家雜貨舖里都有了。而且還有步哨似的地攤，則洋貨之中，間或也有些土貨。手電筒和劣質的自來水筆，自動鉛筆，在地攤上也常常看到。戰爭和封鎖，並沒有影響到西北大後方蘭州的貨物商——不，他們的貨物的來源，倒是愈「戰」愈暢旺了！何以故？因為「中國人是有辦法」。

一個在特種機關里混事的小傢伙發牢騷說：「這是一個極大的組織，有包運的，也有包銷的。值一塊錢的東西，脫出手去便成爲十塊二十塊，真是國難財！然而，這是一種特權，差不多的人，休想染指，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，窮昏了，居然也走這一道，肩挑背馱的，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個十站八站路，居然也會弄進些來；可是，沿途那一處能夠白放過，總得點綴點綴。要是最後一關碰到正主兒的檢查，那就完了蛋，貨充公，人也押起來。前些時，查出一個巧法兒：女人們把洋布纏在身上，裝作大肚子混進來，現在凡是六肚子女人，都要脫光了檢驗……嘿，你這該明白了罷：——一句話，一方面大量的化私爲公，又一方面則是涓滴歸公呵！」

這問題，決非限于一隅，是有全國性的。不過，據說也劃有勢力範圍，各守防地。

不相侵犯，這也屬於所謂「中國人是有辦法」。

地大物博的中國，理應事事不會沒有「辦法」，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，有些事也應早有點「辦法」。西北一帶的根本問題是「水」。有一位水利專家指點那些禿頂的黃土山說：「土質並不壞，只要有水！」又有一位農業家則看中了蘭州的水果，幻想着如何裝罐頭輸出。皋蘭縣是出產好水果的，有名的「醉瓜」，甜而多汁。入口即化，又帶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。這種醉瓜，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變種呢，或由牠一變而為哈密瓜，但總之，並不比哈密瓜差。蘋果，沙果，梨子，也都不壞。皋蘭縣是有發展果園的前途的。

(一九四一年三月)

## 二 風雪華家嶺

「西蘭公路」在一九三八年還是有名的「稀爛公路」。現在這一條七百多公里的汽車路，說一句公道話，實在不錯。這是西北公路局的「德政」。現在，這叫做蘭西公路。

在這條公路上，每天通路無數的客車，貨車，軍車，還有更多的膠皮輪的騾馬大車



舊式的木輪大車，不許在公路上行走，到處有佈告。這是爲的保護路面。所謂膠皮輪的騾馬大車，就是利用汽車的廢胎，裝在舊式大車上。二匹牲口拉，牲口有騾有馬，也有有的騾馬雜用，甚至兩騾夾一牛。今天西北，汽油真好比血，有錢沒買處；走了門路買到的話：六七十元一加倫。膠皮輪的騾馬大車於是成爲公路上的驕子。米，麥粉，布匹，鹽，……以及其他日用品，都賴他們轉運。據說這樣的膠皮輪大車，現在也得二千多塊錢一乘，光是一個舊輪胎就索了八九百；公路上來回一趟，起碼得一個月工夫，光是牲口的飼料，每頭每天也要一塊錢。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務們的「邏輯」，五匹馬拉的大車，載重就是五千斤，那麼，蘭西公路上的騾馬大車就該載重三千斤了。三乘大車就等於一輛載貨汽車，牲口的飼料若以來回一趟三百元計算，再加車夫的食宿薪工共約計七百，差不多化了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噸貨物在蘭西公路上來回運這麼一趟，這比汽車實在便宜了六倍之多。

但是汽車夫却不大歡喜這些騾馬大車，爲的他們常常梗阻了道路，尤其是在翻過那高峻的六盤山的時候，要是在彎路上頂頭碰到這麼一長串的騾馬大車，委實是「傷腦筋」的事。也許因爲大多數的騾馬是剛從田間來的「土包子」，牠們見了汽車就驚駭，很費了手脚才能控制。

六盤山誠然險峻，可是未必麻煩；路基好，全段鋪了碎石。一個規矩的汽車夫，晚上不賭，不嫖，不喝酒，睡一個好覺，再加幾分把細，總能平安過去；倒是那華家嶺，有點討厭。這裏沒有彎彎曲曲的盤道，路面也平整寬闊，路基雖是黃土的，似乎也還結

實，有些坡，然而既不在彎道上，且不陡；倘在風和日麗之天，過華家嶺原亦不難，然而正因為風和日麗不常有，於是成問題了，華家嶺上是經常天氣惡劣的，這是高原上一條山岡，拔海五六千尺，從蘭州出發時人們穿夾衣，到這裏就得穿棉衣，——不，簡直得穿皮衣。六七月的時候，這裏還常常下雪，有時，上午還是好太陽，下午突然雨雪霏靡了，下雪後，那黃土作基的公路，便給你顏色看，滑溜還是小事，最難對付的是「陷」，——後輪陷下去，成了一條槽，開上「頭擋排」，引擎是嗎——胡胡地痛苦地呻吟，費油自不必說。但後輪切不着地面，只在懸空飛轉。這時候，只有一個前途：進退兩難。

四〇年的五月中旬，一個晴朗的早晨，天氣頗熱，人們都穿單衣，從蘭州車站開出五輛客車，其中一輛是新的蓬車，站役稱之為「專車」；其實車固為某「專」人而開，車中客卻也有够不上「專」的。條件優良，固然下午三時許就到了華家嶺車站。這時嶺土彤雲密佈，寒氣刺骨，疎疎落落下着幾點雨。因為這不是普通客車，該走呢，或停留車中客可以自擇。但是意見分歧起來了：主張趕路的，為的恐怕天變，——由雨變成雪；主張停留過宿的，為的天已經下雨了，路上也許麻煩，而華家嶺到底是個「宿站」。結果。留下來。那一天的雨，到黃昏時光果然大了些，有簷溜了。

天黑以前，另外的四輛客車也陸續到了，都停留下來。五輛車子一百多客人把一個「華家嶺招待所」擠得滿坑滿谷，當天晚上就打飢荒，菜不夠，米不夠，甚至水也用完，險些兒開不出飯來？可是第二天早起一看，糟了，一個銀自世界，雪有半尺厚，穿了

皮衣還是發抖。旅客們都慌了，因為照例華家嶺一下雪，三五天，七八天不能走，都沒見，而問題還在這不能走，却在有沒有吃的喝的。華家嶺車站與招待所孤懸嶺上，離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，柴呀，米呀，菜蔬呀，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買的，甚至喝的叫的水，也得走十多里路，在嶺下山谷撿來。招待所已經宣告：今天午飯不一定能開，採辦柴米蔬菜的人一早發出發了，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，但什麼時候能回來，回來時有沒有東西，都毫無把握云云。

雪早停了，有風，却不怎樣大。採辦員並沒空手回來，一點鐘左右居然開飯。兩點鐘時，有人出去探了路，據說雪已消了一半，路還不見得怎樣爛，於是「專車」的「專人」們就主張出發，「要是明天再下雪，怎麼辦？」華家嶺的天氣是沒有準兒。司機沒法，只得「同意」，三點鐘光景，車出了站。

爪過了一個坡以後，天又飄起雪來。「怎麼辦呢？」「還是趕路吧！新車，機器好，不怕！」於是再走。但是車輪打滑了。停車，帶上練子，費去半不時。這其間，雪却下大了。本來已經斑駁的路面，這時又全白了。不過還希望衝出這風雪範圍，——因為據說往往嶺上是淒迷風雪，嶺下却是炎炎烈日。然而帶上練子的車輪還是打滑，而且又「陷」起來。雪愈來愈大，時光也已四點半；車像醉漢，而前面還有幾個坡。司機宣言：「不能去了，只有回轉。」看路旁的里程碑，原來只走了十多公里。回去還趕得上吃夜飯。

可是車子在掉頭的時候，不知怎樣一滑，一對後輪擱淺在路溝里，再也不能動了，

於是救經濟的程序一件一件開始：首先是旅客都下車，開上「頭擋排」企圖自力更生，這不成功，仍開「頭排擋」，旅客都善推，引擎嗚嗚地叫，終輪是動的，而然反把溼透的黃土攪成兩道溝，輪子完全懸空起來，車子是紊絲兒也沒動；路旁有預備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，於是大家抓起碎石來，全到車下，企圖填滿那後輪攪起來的兩道溝；有人又到兩里路外的老百姓家裏借來了兩鎚，從車後鋼板下一鎚一鎚去掘溼土，以便後輪可以着地；這也無效時，鎚的工作轉到前面來。司機和助理員（他是高中畢業生）都鑽在地下，在泥濘裏奮鬥。旅客們身上全是雪，撲去又積厚，天却漸漸黑了下來了，大家又冷又餓。最後，助理員和兩個旅客出發，趕回站去呼救，其餘的旅客們再上車，準備萬一救濟車不來時，就在車上過夜。

這時四點茫茫，沒有一個人影，只見鵝毛似的雪片，漫天飛舞而已。華家嶺的厲害，算是領教過了，全車從司機到旅客二十八人，自擱淺當時起，曬着，跑着，推着，鎚着，什麼方法都想到，也都試了，結果還是風雪和黃土佔了勝利。不過尚有一着，沒人想到；原來車裏有一位準「活佛」的大師，不知那頑強的自然和機械肯聽他法力的指揮否。大師始終默坐在那裏掐着數珠，態度是沉着而神妙的。

救濟車終於來了，車上有工程師，有工人，名副其實的一枝生力軍。公路上揚起了更多的人聲，工作開始。鐵土，襯木板，帶上鐵絲纜，開足了引擎，拉，推，但是溼透了的黃土是頑強而帶韌性的，依然無可奈何。最後的辦法，人和行李都駁上了救濟車，回了招待所。助理員帶了鋪蓋來，他守着那擱淺的客車裏過夜。

這一場大雪到第二天早晨還沒停止。車站裏接到情報，知道東西兩路爲了華家嶺的風雪而壓積的車輛不下四五十乘，靜寧那邊的客人在着急，靜寧站上不斷的打電話問風華家嶺車站：「你們這邊路爛得怎樣？明天好走麼？……呀，雪還沒停麼？……」有經驗的旅客估計這雪不會馬上停止，困守在華家嶺至少要一個星期。人們對招待所的職員打聽：「米够麼？柴還够麼？你們趕快去辦呀！」有幾個女客箱子角裏找出材料來縫小孩子的罩衫了。

但是當天下午雪停，太陽出來了。「明天能走麼？」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機探詢。司機冷然搖頭。「融雪啦！更糟！」不過有經驗的旅客卻又寬慰道：「只要刮風。一天的風，路就燥了。」

果然天從人願，第二天早上有太陽又有風，十點光景有人去探路，回來說：「坡這邊還好，坡那邊，可不知道。」十一點半光景，擱淺在路旁的那輛「專車」居然開回來了，下午出發的聲浪，盪盪在招待所每個角落。兩點鐘左右。居然又出發了。有人透了口氣說：「這回只住了三天，真是怪！」

沿途看見公路兩旁斑斑駁駁，殘雪未消；有些向陰的地方還是一片純白。車行了一小時以後，車裏的人把皮衣脫去。又一小時，連棉襖也好像穿不住了。

（一九四一年三月）

## 三 白楊禮讚

白楊樹實在不是平凡的，我讚美白楊樹！

當汽車在望不到邊際的高原上奔馳，撲入你的視野的，是黃綠錯綜的一條大甌子；黃的，那是土，未開墾的處女土，幾十萬年前由偉大的自然力所堆積成功的黃土高原的外壳；綠的呢，是人類勞力戰勝自然的成果，是麥田，和風吹送，翻起了一輪一輪的綠波——這時你會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兩個字「麥浪」，若不是妙手偶得，便確是經過錘鍊的語言的精華；黃與綠主宰着，無邊無垠，坦蕩如砥，這時如果不是宛若並肩的遠山的連峯提醒了你，（這些山峯憑你的肉眼來判斷，就知道是在你腳底下的，）你會忘記了汽車是在高原上行駛，這是你湧起來的感想也許是「雄壯」，也許是「偉大」，諸如此類的形容詞，然而同時你的眼睛也許覺得有點倦怠。你對當前的「雄壯」或「偉大」閉了眼。而另一種味兒在你心頭潛滋暗長了，——「單調」！可不是，單調，有一點兒罷。

然而剎那間，要是你猛抬眼看見了前面遠遠地有一排，——不，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，一株，傲然地聳立。像哨兵似的樹木的話，那你的懶懶欲睡的情緒又將如何？我那

時是驚奇地叫了一聲的！

那就是白楊樹，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，然而實在不是平凡的一種樹！

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樹，筆直的幹，筆直的枝，牠的幹呢，通常是丈把高，像是加以人工似的，一丈以內，絕無旁枝；牠所有的柵枝呢，一律向上，而且緊緊靠攏，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。成爲一束，絕無橫斜逸出；牠的寬大的葉子也是片片向上，幾乎沒有斜生的，更不用說倒垂了；牠的皮：光滑而有銀色的暈圈，微微泛出淡青色。這是雖在北方的風雪的壓迫下却保持着倔強挺立的一種樹！那怕只有碗來粗細罷，牠却努力向上發展，高到丈許，二丈，參天聳立，不折不撓，對抗着西北風。

這就是白楊樹，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，然而決不是平凡的樹！

牠沒有婆婆的姿態，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，也許你更說牠不美麗，——如果美是專

指「婆婆」或「橫斜逸出」之類而言，那麼白楊樹算不得樹中的好女子；但是牠却是偉

岸，正直，朴質，嚴肅，也不缺乏溫和，更不用提牠的堅強不屈與挺拔，牠是樹中的偉

丈夫！當你在積雪初融的高原上走過，看見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這麼一株或一排白楊

樹，難道你就只覺得樹只是樹，難道就不想到，醜朴質，嚴肅，堅強不屈，至少也象

徵了北方的農民；難道你竟一點也不聯想到，在敵後的廣大土地上。到處有堅強不屈，

就像這白楊樹一樣傲然挺立的守衛他們家鄉的哨兵！難道你又不更遠一點想到這樣枝枝

葉葉靠堅團結，力求上進的白楊樹，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激盪用血寫出新中

國歷史的那種精神和意志。

白楊不是平凡的樹，牠是西北極普遍，不被人重視，就跟北方農民相似；牠有極強的生命力，磨折不了，壓迫不倒，也跟北方的農民相似。我讚美白楊樹，就因為牠不但象徵了北方的農民，尤其象徵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所不可缺的朴質，堅強，力求上進的精神。

讓那些看不起民衆，賤視民衆，頑固的倒退的人們去讚美那貴族化的柃木，（那也是直幹秀頰的），去鄙視這極常見，極易生長的白楊罷，但是我要高聲讚美白楊樹！

（一九四一年三月）

#### 四 西京插曲

四〇年五月下旬，華僑慰勞團三十餘人剛到了那赫赫有名的西京。就在他們到達的前一晚，這一座「現代化」的古城，受過一次空襲，繁盛的街市中，落彈數枚。炸飛了瓦甃，震倒了牆壁和門窗的房屋，還沒有着手清除，瓦礫堆中雜着衣服和用具；有一堵巍然獨峙的斷垣，還挑着一枝晾衣的竹竿，一件粉紅色的女內衫尚在隨風招展，但主人的存亡，已不可知。

街上時常抬過新喪的棺材，麻衣的家族跟着走，也還有用了三四個軍樂隊吹吹打打



的。這一天，烈日當頭，萬里無雲，人們的衣服都換了季。下午二時許，警報又響了，人和車子的奔流，以鐘樓為中心點，像幾道水渠似的向六個城門滾滾而去。但敵機並沒進入市空。

華僑慰勞團被招待在一所有名的西京招待所。這是西安最漂亮的旅館，道地的西式建築，受過訓練的侍役（有不少是從上海來的）。不過也只能說在目前西安，牠是最漂亮的旅館。可是那座大飯廳早已被炸一洞，至今未加修補。

炸後電燈尚未修好，那一晚西安市上燭光熒熒，人影憧憧，頗為別緻。但月色却皎潔得很，西京招待所的院子裏停着兩部卡車和一二架小包車，似乎料到今晚還要有一次警報。果然，七點鐘左右，警報響了，招待所立刻混亂起來了。事實上那時候西京招待所的客人只有兩大幫，一是華僑慰勞團，又一是第二戰區所屬的什麼隊，院子裏的兩部卡車恰好一幫一部。然而那天招待所裏却也有幾位「散客」，——也不妨說是一小幫，他們全是第一次到西安，什麼都摸不着頭緒。警報響過，茶房立刻來鎖房門了，這幾位「散客」莫明其妙地跑到院子裏，斷定了這幾輛汽車一定是招待所準備着給旅客們躲警報用的，於是便擠到車旁。這時候，突然發見了大批警察，（後來知道他們是來保護那華僑慰勞團的），更有些穿便服的古怪角色，在院子裏曬曬吵吵似乎一而在等人催人，一面又在檢點人數。卡車之一，已經站了許多人，另一部呢，却不斷的有人上去，也有下來，好像互相尋找。那一幫「散客」是五個人，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C君，搖搖擺擺上了那已經站着許多人的卡車，其餘的四位。S君夫婦及其子女，則向另一卡車進